

谁心动，谁心痛，谁一往情深、越陷越深
谁刻骨，谁铭心，谁倾尽年华、媚惑深宫

血妃

上

心中有清荷 著

血妃

上

心中有清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妃：全2册/心中有清荷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054-3274-1

I. ①血… II. ①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6740 号

血 妃

作 者 心中有清荷

选题策划 马 峰

责任编辑 楼淑敏

特约编辑 陈 媛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天下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blossompress.com.cn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414 千字

印 张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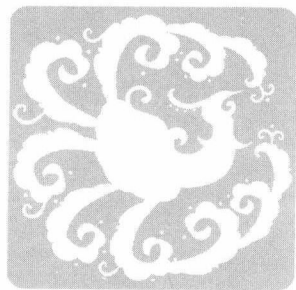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3274-1

定 价 48.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暗夜之恨	1
第二章	倘若相惜	27
第三章	痴情错爱	52
第四章	劫由心生	78
第五章	旧爱新欢	105
第六章	蓦然嫣落	130

第七章	落入虎口	153
第八章	生离死别	175
第九章	心如死灰	194
第十章	孕子夺荣	216
第十一章	府中暗影	238



第一章 暗夜之恨

楚鹬进太子府的那天,正值春妍盛极之时,处处姹紫嫣红,衬着绵延不绝的碧瓦朱甍,百步一隔的玉桥金鼎,真是道不尽的锦绣繁华。

她在心中暗叹一声,便又敛了眉目,默默地低头跟在秦妈的身后往前走。穿过第五重门,她们终于到了兰苑,见到了侧妃沈琬。

“这就是你给我找的人?”沈琬慢悠悠地喝完半盏茶,才抬起眼来看楚鹬,但也只是上上下下一扫,便又收回视线。

秦妈忙赔笑上前:“主子您别看这丫头模样长得平常,却有一副恰似您的好身段,而且我特意找人看过了,说她有宜男相……”

刚说到这里,沈琬便一记眼风丢过来,冷而利,使她缩到一旁不敢再作声。

沈琬则又看向楚鹬,见她五官的确无甚出挑之处,只那双眼睛,倒是黑白分明,流露着一丝慧黠之气。

“想来你应该明白,到这里来是做什么的吧?”沈琬的问话让楚鹬背后骤地一紧。

她自然知道,自己到这府中来,要行的是怎生屈辱之事。可是,若比起被爹爹卖到妓院换酒喝呢?她在心里冷冷一笑,眼眶顿时红了红,迅速垂下睫毛遮掩,再睁开眼时,便又恢复了一片清明,脆声答道:“是,奴婢明白。”

“那就好。”沈琬点点头。

楚鹬咬了咬牙,终于还是问了出来:“那事毕之后五千两银子一定会兑现吧?”

“哎,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站在一旁的秦妈着急地怒喝。

沈琬却并未生气,唇边反而有丝松弛的淡笑。好,爱财就好,这样才让人放心。

“该你得的,少不了你的。”她摆摆手说道,“秦妈,你先带她下去安置,殿下

近几日也就快来了。”

“是。”秦妈赶紧答应，领着楚鹂出门时还暗中狠狠瞪了她一眼，她却只装作没看见。

五千两银子，足够她带着娘和妹妹逃离那个一喝醉就毒打她们的男人，买一处宅院，让娘安度余生，让妹妹今后风光嫁人。她有什么理由和底气，对钱说清高？

秦妈将楚鹂带到后院最东面的厢房，数落了她几句，便又赶紧回了前庭去伺候。楚鹂把门关了，将自己随身带来的那个小得可怜的包裹放进柜中，顺便取了床褥铺好，便再无事做，只得趴在窗前发呆。

脸畔忽然觉得微痒，她仰起头，发现窗外有棵不知名的树，开满了紫色铃铛状的花，方才便是落英拂了她的面颊。

她摊开掌心去接那些轻盈的花穗，淡淡的清香让她的唇角不由地弯起一个微笑。

其实，世间没有哪个女子是不爱花的，只不过有的人有闲看花开花落的福气，有的人没有。

就如此时，刚偷得半刻余暇，便又旋即被打断——秦妈急急慌慌地折返回来，说方才内侍来报，太子今晚便将驾临兰苑。

一切，来得这样快。

楚鹂心中猛烈地颤抖了一下，然后尽力平静地笑着应了一声：“好。”

当楚鹂跟着秦妈进了浴房，缭绕的白色水汽夹杂着温暖的花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而就在这时，她看见沈琬正坐在暗角处的椅子上望着她，眼神幽深莫测。

楚鹂方才那一瞬间生出的新奇和欣喜顿时冷却下来，走到沈琬面前福了福身。

“脱了衣裳吧。”沈琬以手半撑着腮，淡漠地吩咐。

楚鹂垂在身侧的指尖，顿时一抖。

秦妈见她未动，立刻上来准备帮忙，在手碰到她领口的那一刻，她却身体突然一偏，轻轻说了声：“我自己来。”

随着话音，她已猛地扯落自己的腰带，褪下了外衫，接下来又飞快地脱掉了贴身的中衣，就那样丝无寸缕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屋内光线晦暗，没人看得清，她此刻眼中，有没有泪。

沈琬依旧是面无表情，将她周身打量了一遍，点了点头，又招手让秦妈到跟前，耳语了两句，便站起来走了，快到门口时，又停住脚步，身影在窗口渗进

来的白光中,半明半暗,透着股说不出的萧索,“你也不要恨我,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语毕,她便出了那扇门,再未回头。

楚鹬怔怔地站着,直到看见秦妈取了一柄金簪站在她面前,才从茫然中回过神来。

“这是主子赏你的。”秦妈的笑容中,带着丝奇怪的意味,“不过,得先用它来做一件事。”

她指着方才沈婉坐过的那张太师椅,“你坐上去,把两腿分开,架到两边的扶手上。”

楚鹬一愣,随即明白了她要做什么,心里气血翻涌,几乎恨不得立刻夺门而出。

但在那一刻,她脑海中却忽然闪现出母亲哀泣的脸和妹妹惊恐的眼睛,最终她仍是拼命止住了自己的冲动,还是只说了那句,“我自己来。”

“我倒也真不愿意亲手犯这种罪过,阿弥陀佛。”秦妈将金钗交到她手上,假惺惺地念了声佛,一双眼睛却是死盯着她,生怕她不动手。

楚鹬拖着脚步,慢慢坐到椅子上,当金钗贴近自己的身体时,那种冰冷的触感让她全身一颤,但她不敢让自己多犹豫,怕自己会再次反悔。

手腕蓦地一沉,尖锐的钗头便瞬间刺入了体内,她死咬住唇,才在那种剧痛中,忍住了呻吟,可泪水还是在这一刻,再也忍不住,滑出了眼角。

当秦妈看到她抽出金钗时带出的血滴,满意地笑了笑:“这也不能怪我们心狠,但是主子已经进府侍奉殿下两年了,若你还是处子之身,在床上只怕太容易露馅。你不知道,男人家在这种事上……”

“你可以先出去吗?”楚鹬骤然打断了她的话。

秦妈的嘴角,顿时不悦地向下撇出两条深纹,重重哼了一声,甩手离开。

屋子里终于只剩下楚鹬一个人的时候,她扔掉了金钗,踉踉跄跄地爬进了浴桶,在已经微凉的水中,身体紧紧地蜷缩成一团,捂着脸哭出声来……

该面对的,终究是要面对的,晚一刻早一刻,都没什么两样。楚鹬并未磨蹭太久,不到半个时辰便出浴更衣。

案几上放着的衣裳,自然是沈婉的,有她身上特有的熏香味道。秦妈也在这时重新进来,端着一碟子点心,让她就在浴房中将就着吃点,再莫出去。

她沉默地系好衣带,便坐在一边吃糕饼,听着秦妈在耳旁絮絮叨叨:

“殿下每次行房时是绝不点灯的,平日里来得也不多,你又和主子身材相似,只要不出声儿,便不会被发现。”

“殿下不喜欢被人碰触，所以你就乖乖躺着，不要乱动，尤其不要碰到殿下的脸。”

“殿下每次来一两个时辰就会走的，从来不会等到天亮，到时候你就还是回这浴房来，主子在那时候再进房去，也没人会察觉。”

楚鹑一条一条听着，心里不由地冷笑，这太子殿下怪癖真够多的，也难怪被自己的妃子算计得如此精准，竟敢找人代孕。

转眼间便到了戌时，秦妈领着楚鹑，从浴房通往寝卧的暗门进去，让她躺进那水红茜纱的幔帐里，又熄了所有的烛火，悄声退了出去。

楚鹑独自躺在黑暗中，只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一起一伏。

外面忽然传来内侍尖细的嗓音，“太子驾到。”

楚鹑呼吸一窒，手已经不由自主地握成了拳，她强迫自己放松，闭上眼睛。

门一开一合间，已有人进来，随着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楚鹑的心也抖得越来越厉害。

床榻轻陷，他已坐到她身边，她极力地控制着自己不要太过紧张，可身体依旧僵硬得发麻。

坐在床边的人却久久没有动作，似乎在怔神。

这样的寂静中，楚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里，又混了他的呼吸声。她心里升起种奇怪而别扭的感觉，可未来得及细思，他却突然出手，扯开了她的衣襟。胸口被春夜的凉气突袭，顿时起了一阵颤栗。而他的指尖，比春夜更凉，自她的锁骨右端慢慢地滑过来，到中间的浅窝处停留了片刻，然后又沿着中线缓缓下行。

从未被人这样碰触过的楚鹑，几乎下意识地想挥开他的手，却又只能强忍住，眼眶里盈满了泪，曲起的手指，紧紧地抓着身下的床褥，拧转似一朵凄艳的花。

而他仿佛是在做着某个漫不经心的游戏，不含欲望，不含热情。

这样冰冷的抚触下，她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凉，原本心中的无助，也渐渐变成了麻木，她就如死人一般直直地躺着，睁大了眼睛望着无边的黑暗。

可就在这时，他的手却突然抬起，再落下的地方，竟是她的胸口，让她浑身一个激灵，无法自控地挣扎，嘴唇不小心，划过了他的额。

顿时，她只觉得身上的人骤然一僵，即使在黑暗中，也感到他周身透出的森寒之气，让她的心不禁微微地抖，再不敢动。

下一瞬，他已起身，很快穿上衣裳离开，门被撞得轰然一响。

随着内侍喊着“太子起驾”的声音响起，楚鹑瘫倒在床上，不知所措。

过了良久，她慢慢爬起来，用仍在发颤的手，勉强为自己套上外衫，走进了浴房。

沈琬正在此处等待，看见她时脸一沉，“怎么回事？”

“我……我没当心……碰着殿下的脸了……”她低着头嗫嚅，换来秦妈的叱骂，“你这个死丫头，进去之前我不是还特意告诉过你吗？”

她再说不出话来，只是紧咬着唇，脸色红得快要滴下血来。

沈琬冷冷地盯着她半晌，最终只是摆了摆手，“算了，你下去吧。”

楚鹑想要屈膝行礼，却腿一软，差点跌倒，终于只是略微福了福身，脚步虚浮地离开。

待她出去，秦妈凑近跟前，紧张地问沈琬：“主子，你说她会不会想玩什么花样，比如自个儿想争宠……”

“你觉得凭她那副模样争得来宠吗？”沈琬冷嗤一声。

秦妈这才理解了为何当初沈琬让她找人时叮嘱过，一定要找个长相不出众的。也只有这样的人，平时放在人堆里才不显眼，即便真有个露脸的机会，也照样占不上什么便宜。

“那这次没成，后面怎么办？”秦妈小心地询问。

“就先放在府里养着吧，看她也不算太笨，你回头再敲打敲打她，别显山露水，老老实实呆着就行。”沈琬抬起手掩住口，优雅地打了个呵欠，睡眼迷蒙，“我也乏了，你去把床上那些东西都扯了丢了，给我换上新的。”

“是。”秦妈依言退下，沈琬站到浴房的窗前，盯着楚鹑在昏暗的灯影中越来越小的背影，嘴角不屑地轻挑……

楚鹑那天回去，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就仿佛又回到了刚才的黑暗中。她只能怔怔地盯着烛火，一直到累极，才勉强迷蒙睡去。

次日一大早，她便被秦妈叫醒，自然又是好一顿训斥，她本就犯困，也懒得去细听，半眯着眼睛打盹。秦妈见她这样子气得在她胳膊上拧了一把，她才疼醒了，瞟了瞟秦妈，“那现在让我回家去吗？”

她知道昨日的差事算是被自己办砸了，也没指望还能拿到那五千两银子，而且经过昨晚，她觉得这差事，自己可能……真应付不来。

她真的想回家。

“打退堂鼓？那可不成。”秦妈斜着眼，“我带你走之前可是给你付了一百两银子的订金的，再说，你以为这太子府是菜园子，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看来真是骑虎难下了。楚鹑低着头，自嘲地苦笑，随后认命地问：“那现在怎么办呢？”

秦妈随后就按沈婉昨晚的吩咐,让她先在这里住下,又吓唬她府中规矩怎么严苛,而她如今的身份又是怎么见不得光,一旦泄露会给她和她的家人招来多大的祸事之类。

楚鹬只是听着,偶尔点点头,也不搭腔。昨晚那个人身上透出来的那股森寒,到现在想起来都还让她心有余悸,她自然知道若是此事败露,自己的下场会有多可怕。

秦妈见她表情顺从了许多,又缓和了口气,假意安抚,说主子宽宏大量,原谅了她这次的过失,只要下次机灵点,把事办好就行。说着又把昨天丢在浴房里的那只金钗给她,笑眯眯地让她收好主子的赏赐。

楚鹬盯着金钗尖端残存的血迹,想起昨天的那幕情景,心中一阵阵泛呕,等秦妈走后,立刻将它匆匆扔进了柜子的最底层。

因为并没有给她安排什么活做,她只好拿出了随身带来的针线,坐到院子角落处开得正盛的海棠树下,随便选了一簇花枝为版样做刺绣。

就在她挑着绣线的颜色时,不远处传来了骚动声,她抬头望去,只见园子里的丫鬟们都三两成群地聚在一起,间或听人在说:“将军要来了。”

将军?楚鹬奇怪地随着她们的视线看向院门口,不多时,只见有个身影飘然入内,在看清他面容的那一刻,她即刻明白了为什么这一众女子会如此兴奋:不像街坊年画上那些孔武有力的莽汉形象,这位将军大约真的只能用玉树临风来形容。银丝刺绣的月色长衫,衬得他原本便清俊脱尘的脸带着些病态的苍白,甚至连他的唇都是极浅淡的粉色,似乎有种血气不足的虚弱。再看他的言笑举止,也是温雅文秀,丝毫没有武将的戾气。

这样的人,怎么会当将军?楚鹬不禁有些好奇地上下审视他,而他像是察觉到了这种审视的目光,眼神云淡风轻地往这个角落一掠,却又似什么也没看到,随意地转开了目光……

很快,沈婉的身影出现在屋门口,丫鬟们立刻假装做事,一哄而散,楚鹬也低下头去继续刺绣,眼角余光看见沈婉向那将军行了个礼,叫了声“大哥”。

原来是太子侧妃的兄长。楚鹬了然,不禁腹诽是不是正因为这层裙带关系,这个看似文弱的公子才登上了将军之位。

那兄妹俩随后进了里屋,原本安静下来的丫鬟们又开始窃窃私语。

楚鹬反正只是这府里的过客,也懒得去打听,只专心地将手中挑好的丝线按颜色深浅,依次在膝上摆开,再取了最浅的一根穿过针,细细绣那折枝海棠的底色。

她不知道,此刻的屋内,有人正在讨论她。

“琬儿，那个做针线的丫头以前怎么没见过？”

“新来的。”沈琬淡淡地答了句。

“什么来历？”

“就是个普通的乡下丫头。”沈琬依旧避重就轻，可是问话的一方却并不相信，眼神深沉，“这院子里的人，几乎都是从沈家带来的，为何会突然多出个外人？”

原本在喝茶的沈琬，忽然将茶盏重重地往桌上一放，“大哥这是在盘问我吗？”

他微怔，随即笑了笑，垂下眼睑慢慢喝茶，再未言语。

屋内只剩下一片化不开的寂静。

片刻，沈琬如赌气般走到他面前，扬高了下巴，“她是我找来代孕的。”

他顿时一愣，抬起眼来愕然地看着她。

而她眼中的倔强，也在此刻渐渐化作凄然，“现如今陈良娣已经生了个儿子，谢孺人也已经怀有身孕，唯独我，进府两年了无所出，前些时私下找了大夫看过，说我天生有体虚之症，只怕……只怕终身难孕。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个人凉薄的性子，将来若是没个孩子，我又靠得了谁？”说着便快落下泪来。

他眼中流露出不忍，轻声安慰，“你还有我……和沈家。”

沈琬酸楚一笑，“若是……沈家保得住我，我又何必进这府里来？”

他也似再说不出安慰的话来，良久，只是一叹，站起身来，“那你便自己行事小心些吧。”

“你这就走？”沈琬拉住他。

他无奈地笑着点头，“是，北方近来闹匪患，皇上让我随太子殿下同去视察，我这是顺路过来给你辞行的。”

“视察？”沈琬冷笑，“这是让你们带兵剿匪吧？皇上还真是会安排差事，世人皆知北方暴匪凶悍异常，却让太子亲自出马，也不怕有个闪失。”

他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意味深长，“你现在……倒是开始为他着想了。”

沈琬一愣，随即转开脸去，声音平直，“无论怎么说，他也是我的夫君，无论我愿不愿意，此生都只能随他的荣辱而荣辱。”

气氛再度凝结，空旷的大厅中，两个人的影子被拉得颇长，仿佛在沉默地对峙。

最终，他微微往后撤了半步，轻轻说了声“自己保重”后便转身离去，沈琬仿佛想开口叫住他，却又没有发出声音，只是怔怔地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外……

而他出门之后,并未直接离开,而是在廊间停了停,随即走向了楚鹑。

她正全神贯注地刺绣,并未察觉他的到来,直到他的身影在手中的绣布上投下半面阴影时,楚鹑才茫然地抬头看他,然后迅速反应过来,欲起身行礼。

他却微笑着制止,“不必多礼,我只是见你刺绣刺得认真,便过来看看。”他的眼神又凝注在她的绣品上,沉吟着问:“既是绣海棠,又为何用这般浅淡的颜色?”

楚鹑忙回答:“花色若是要绣得鲜活,便不能用单色,而要由浅入深,层层叠加。”

“看来你刺绣的功底很深。”他再次微笑,“跟谁学的?”

“是我娘教的,因为家境困难,所以平日里娘便带着我做些绣工,贴补用度。”楚鹑想起家人,眼中不觉有了些怅然。

他的眼神迅速在她手上一扫,果然见她拇指和食指的指腹都生着薄茧,应是长年刺绣所致,便也再未多问,只对她点了点头,信步离开。

待他走远,一直在不远处观看的其他丫鬟都对她投来既羡又妒的目光,她只作不知,埋头继续绣花。

一旁的秦妈却将这些看在眼里,又急急地进去告诉了沈琬。

她初是一怔,然后冷笑,“既然连我们南廷将军都赏识她的绣工,那就让她平日里做些针线活儿吧,也省得白养个闲人招人疑。”

秦妈答应着退下了,沈琬的眼神变得黯淡,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色轻轻叹了口气……

自那天起,楚鹑的日子又重新恢复了宁静,秦妈开始不过是为了打发她,随便拿些帕子之类的玩意儿给她绣,可她绣出的花样竟栩栩如生,连沈琬都觉得别致可心,便干脆让她给自己绣衣裳。

楚鹑倒是个勤快人,从来不偷工减料,精精细细地给她绣了一身牡丹褂裙,穿出去和女眷们赏花时,竟有蝴蝶信以为真,落在花心栖息,惹得旁人艳羡赞叹。

于是沈琬对楚鹑的脸色又好了几分,管束也不再像之前那么苛刻,只叮嘱她莫要乱说乱跑,倒也不再禁止她出院子。

楚鹑这一个多月来也真是闷坏了,以往在乡间,虽然平日里也劳累,但是总还能和妹妹在采桑摘菜时踏踏青哼哼小曲,可在这里,就如同被关在笼子里的鸟,被禁锢得都没了生气。如今有了这道赦令,她自然高兴,便趁其他人午睡之时,悄悄跑出去,在府中闲逛。

如今已是暮春初夏,园中的花,已换过几茬,海棠落了,牡丹谢了,荷花却

打起了骨朵儿，可惜偌大的园子，偏只有这一个小小的荷塘，就那么孤零零的几支应了个景。楚鹬有些失望，却又忽然发现这荷塘边缘有一条蜿蜒的水道通往别处，她便好奇地沿着这水道走，最后发现终点在一道高墙之外。

不知这是谁住的园子。她四面张望，却发现不远处的院门上挂着一把陈旧硕大的铁锁，门上也是朱漆斑驳，看样子荒废已久。

她见周围没人，便悄悄把那门推开一条缝往里看，不出她所料，里面果真有大片荷塘，碧莹莹的格外惹人心喜。

反正这么好的园子，荒着也是荒着。她环顾了一圈，便跑到一个偏僻的角落，撸起袖子爬上那棵枝桠伸进园里的树，借势翻进了墙内……

进得园中，楚鹬不禁惊叹，荷塘柳岸，亭台水榭，处处雅致秀美，只是看起来久无人居住，窗棂栏杆上都积满了灰尘。

真是暴殄天物！她感慨着一路穿过漫长的回廊，在树荫下坐着，望着满塘初荷，任含着水气的清爽的风拂过耳畔鼻间，心旷神怡。

一个漫长的晌午就这样宁静舒适地渡过，离开的时候她不禁恋恋不舍，决定把这里当做自己的秘密花园，只要有余暇就偷偷过来。

第二天用完午膳，其他人又是照例去午睡，楚鹬反正从来没有这么娇贵的习惯，便又溜了出去。

这次已是轻车熟路，她三两下就翻进了园子，看见有棵树上垂下的长藤，心中一动，拉了几根，做成个结实的秋千，坐上去晃晃荡荡，自娱自乐，还哼着乡间小调，畅快无比……

忽然，只听见有东西划破风的声音，下一刻，秋千藤已经乍然而断，楚鹬几乎还在呆愣中，就已经摔了个狗啃泥。

“你在这里做什么？”一个阴沉的声音鬼魅般地在不远处响起。

楚鹬此刻摔得七荤八素，感觉全身的骨头都像是断了，也恼怒之极，顾不得说话的人是谁，恶声恶气地吼了回去，“荡秋千啊，你看不见？”

下一刻，她看见自己面前停了一双黑色皂靴，慢慢往上望去，是一袭藏青布衣，最后是一张男人的脸。

五官深刻，俊朗逼人，倒是长得一副绝好的皮相，可惜没个好人品。楚鹬翻了个白眼，勉强支撑着身体想从地上爬起来，谁知道那个恶劣的男人居然脚尖一转，踩住了她的裙裾，硬是让她起不了身。

楚鹬火了，狠狠地一脚便往他腿上踹去，他却反应极快，往后一撤，害得楚鹬踢了个空，又扯动了身上的伤处，疼得闷哼一声。

“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那人眸子幽冷地紧盯着她。

“废话，当然是翻墙进来的啊，你不也一样？”楚鹬冷哼。无非是你有轻功，用不着爬树而已，能比我高尚多少！楚鹬又在心中暗想。

那人眼神顿了顿，大约正在考量她的话是否可信，她却已经不耐烦，“喂，能不能把脚移开，裙子踩脏了你洗啊？”

一边说一边恨恨地从他脚下扯裙子，却只听得“嗤拉”一声，裙边破了，楚鹬姑娘呆了……

而那个罪魁祸首却是面无表情，事不关己。

话说女人是绝对不能惹的，尤其是千万不能破坏她们心爱的衣裳首饰。今天这条裙子恰好是楚鹬的娘亲手给她做的，平日里最为喜欢。这下算是彻底惹毛她了，而这姑娘打小就是猴天猴地的孩子王，虽然不会武功，身手却也还算灵活，立即从地下抓起一把沙石，往他脸上撒去。

他面色一沉，挥手拂开，下一刻，已经扼住了她的脖子，“说，你是谁？”

楚鹬气急，也是倔劲上头，硬顶了回去：“你管我是谁！有本事你就在这里杀了我，这可是太子府，杀了人你也别想逃出去。”

或许是她的错觉，那一瞬间，他的眼中似乎闪过一丝好笑，随后便手一松，她又跌回了地上，这次是后臀着地，又疼得她直咬牙。

而就在这时，墙外传来一声鸟鸣，那人顿时目光一凝，然后迅速飞身而起，楚鹬只觉得眼前一花，他已不见了踪影……

平白无故吃了这么大的亏，楚鹬也没了玩的心思，又坐了一会儿，等身上的疼痛稍微缓解些，便一瘸一拐地离开，这下爬树自然是颇为艰难，她又在心里把刚才那个坏蛋骂了一百遍。

回到兰苑，进屋才刚喝了几口水，秦妈就来了，说主子找她，她只得放下茶杯，赶紧跟着过去。

给沈琬下跪的时候膝盖擦伤的地方拉得生疼，她不由得悄悄拿手去揉了揉，正好被沈琬看见，问道：“受伤了？”

“中午不小心，在房里摔了一跤。”楚鹬忙答。

沈琬皱了皱眉，“你这两天可得当心些，太子爷已经在回来的路上，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到了，要是来了兰苑，你这次可不许再出差错。”

“是。”楚鹬低应了一声，心却因为这消息，忽悠悠地沉了下去。这一个多月的逍遥日子，已经让她快要忘了那一晚的难堪，可是，马上又不得不面对了。

“那你先下去吧。”沈琬吩咐，又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陈良娣很喜欢上次你给我绣的牡丹裙，想让你给她也绣一套。”

“是。”

沈琬却眉目一转，嘴角微撇，“不过你给她的花色不要绣牡丹，就绣海棠吧。”

海棠象征红颜春薄，楚鹑心中明白，面上却不动声色，只答应着退了出去。

一下午，楚鹑都在屋里描海棠花样，却时不时走神，总想起那个春寒暗夜

……

越接近傍晚，她就越心慌，生怕又听到消息，说太子即将驾临。可该来的，还是会来，当她从窗口看见穿着镶蓝边灰衣的内侍，抱着拂尘急急忙忙地跑进院子时，手不禁轻微一抖，炭笔下的花样顿时走了形。

她赶紧去擦，努力平静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这就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可是许久也不见秦妈过来吩咐。

心中有些奇怪，她走到窗边去观望，却看见一向镇定自若的沈琬居然神色慌张，一路疾走，几乎小跑地跟着内侍出了院子，陪伴她的秦妈也是一脸惊惶。

这是出了什么事？楚鹑讶异。

恰好已到了用膳时间，主子走了，下人们也总还是要吃饭的，而膳堂向来是小道消息传播得最快的地方。楚鹑进了门，状似无意地挑了个人多的桌子坐下。

果然，不一会儿，她便知道了内情：据说太子回京的路上居然遇袭，如今身受重伤。

太子遇袭？楚鹑暗自忖度。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此刻其他人也自然和她有相同的疑问，议论纷纷。

有人说是这次他北上剿匪，所以遭到悍匪报复。

也有人笑得讳莫如深，说只怕是朝中某人假借悍匪之名，别有所图。

这个某人，不知是谁。楚鹑有一下没一下地拨弄着碗中的饭粒，还在揣测间，就听得门口传来一声刻意的咳嗽，是园中总管的警告。

顿时，膳堂里鸦雀无声，各人都埋头吃饭，再无它话。

而此刻，太子的寝殿，却是另一番光景。

女眷们哭天抢地，悲泣不断。内侍们侧立在旁，战战兢兢。

许久，只见幔帐中伸出一只苍白的手，轻轻摇了摇，伴着虚弱至极的声音，“你们都下去吧，孤……死不了。”

太子既已开口，众人不得不依言退下，这时，太子忽然又出声，“琬儿，你留下。”

沈琬顿时身形一滞，他几乎从未这样叫过她，甚至，除了必要的场合，他平日都极少跟她说话。

敛了敛心神，她赶紧应了一声，快步走到他面前。

他对她招了招手，她犹豫了一下，终究是欠着身子斜坐到床边，轻轻握住了他冰凉的手，心中却在苦笑，成亲两年，除了在床上，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这样亲密。

而太子在这时又是一阵剧烈咳嗽，沈琬想要去抚慰，却手足无措，他慢慢地止住咳嗽，喘息着说了声“没事”，却又有血丝从嘴角渗出。

她说不出此刻是怎样的心情，眼圈早已微红。

“琬儿，”他的指尖微微紧了些，虚弱地一笑：“这些年，孤亏欠你了。”

“殿下这是说的哪里的话？”沈琬忙回握住他的手，“臣妾……”

他摆手阻止了她，叹息了一声，眼神投向别处，眸中有浓重的伤感之色，“不立你为正妃，并非因为你不好，而是孤心里……一直忘不了她。”

沈琬微微一怔，柔声劝慰，“臣妾明白的，殿下不必自责，情之深重，的确是终生难忘。”

他听了此言，目光又转回她的脸上，温柔而怜惜，“你真是个懂事明理的好女人，只怪孤以前太不懂珍惜，这一次……”说到这里，他又是止不住地咳嗽，唇角的血越渗越多，沈琬慌乱地想叫太医，却被他握紧了双手，摇头阻止，声音极轻，“不要叫外人进来，孤有几句话，只能单独对你说。”

“殿下请说。”沈琬此刻已止不住泪。

“如果孤这次熬不过去了……你便做主，将家产折算，给各人发些活命钱，也不枉他们服侍孤一场。剩下的全留给你，若是……”他笑得凄凉，“若是你还愿意守着这园子，便守着，若是不愿意，便回将军府，等日后，再好好寻个人嫁了……”

“殿下……”沈琬痛哭出声，跪在床边，将脸埋进他手心，“殿下您这是在说什么？您一定会好好的……一定会好好的……”

“孤也不想丢下你们，可是……”他用拇指的指腹为她抹去颊旁的泪，长长叹息，“你也知道，孤有今日，是迟早的事。”

沈琬的身体一僵，怔怔地抬起头来看他。

“他们偏就那么巧……”他苦笑，语焉不详，“躲不过的……”

就在这时，门被轻声叩响，内侍紧张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殿下，定王来了。”

顿时，两个人彼此交握的手都是一僵。

“来得真快。”他的唇角勾起一抹冷笑，随即又放开沈琬的手，低声让她离开：“琬儿你先下去，不要叫他看见，免得日后连你也拖累了。”

“不，殿下。”沈琬咬了咬牙，“臣妾与殿下既是夫妻，自然要共同进退。”

“好。”他笑得欣慰，更握紧了她的手，朗声说道：“请定王进来。”

来人正是定王萧璧。

璧者，价值连城的美玉，足见皇上对这个孩子的喜爱。

而太子的名讳，却是一个含义颇为不吉的“覆”字，无人能解取名者当时的心意。

这萧璧也真不负他的名字，面若冠玉，风仪卓然。一身华贵紫袍，袖口前襟俱是精致繁复的花纹，腰间的淡金绶带上还挂着一块通体碧绿晶莹的九龙珮，好一个翩翩浊世佳公子。

纱帐中的萧覆，飞快地扫视了一眼那块玉珮，便又若无其事地将目光收了回来。沈琬握着丝帕的手，却骤然收紧：这九龙珮，本是皇帝和太子才有的物件，如今居然挂在王爷的身上，是何意味？

萧璧此刻已来到床边，未像平时一样恭敬下拜称“太子殿下”，而是直接握紧了萧覆的手，神色焦灼悲戚地叫了一声“二哥”。

萧覆的眼中也似有了感动的泪光，重重叹息着拍了拍他的手背，“三弟，二哥我只怕要去了，以后就拜托你替我在父皇跟前，好好尽孝。”

“二哥这是怎么说的？”萧璧泫然欲泣，“父皇也已得知消息，正派太医火速赶来，这伤定是能治好的，二哥千万不要说这种丧气话。”

萧覆摇了摇头，眼神涣散，“哪有这么容易，这一刀几乎自心窝刺入，虽有血气丹暂时护住命脉，但也撑不得多久，不过是给我留了个交待后事的时间罢了。”

“怎么会出这种事？”萧璧的神情，一下子由悲转怒，“居然会有人敢暗算当朝太子？简直是无法无天。”

萧覆的眸底深处，暗光一闪，却似听天由命般苦笑，“也是怪我自己，本该听南廷的话，由大军护送，却想着既然出宫了便体察一下民情，只带了几个侍卫微服私访，没想到竟遭此大劫。”

一旁的沈琬，在听见沈南廷的名字时，心中忽地一跳，垂下头去。

而萧璧在此刻更为愤慨：“就算是微服私访，南廷将军也该暗中沿路护送。明知刚在北方与悍匪为敌，有可能会遭报复，怎能这般马虎？”

萧覆摆摆手，向沈琬投去一个安慰的眼神，“这也不是南廷的错，此次出行本就是极隐秘的事，甚至还特意摆了太子仪仗随大军回京以掩人耳目，只是仇家消息太灵通，防不胜防而已。”

萧璧还待再说话，忽闻殿外内侍来报，说太医到了，这才勉强作罢，亲自起